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三十回 道副論忤逆根因 祖師度續弦說偈

卻說屋內走出兩個婦人，手執大棒，口裡亂罵道：「和尚家吃甚齋！方才素食內，是我們著了些葷油，你都吃了，仍要管人家閒事。卻又弄甚手段，打我的丈夫？」向老口裡便罵道：「惡婦無知，怎麼毀僧誹佛，破人齋戒？幸喜長老都未曾動箸，天使你們掀倒了。」那兩婦聽得向老怒罵，便執棒要打，被道副念了一聲：「善哉！」只見兩婦棒隨手落在地，二婦目瞪口呆。向老見了，只叫：「好聖僧！好聖僧！」祖師乃向徒弟們說：「這事原不異怪，自有根由。我等且回寺。」尼總持說道：「不是靜中阿羅尊者先有警悟，方才弟子舉箸，被他欺也。師父，他家既有不孝之子、不良之婦，我等回寺，收拾東行去罷。」祖師只是不言，辭謝向老道：「老檀越當洗心自思平日冤愆，以至於此。我等回寺，再與你持誦焚修化解。」向老見齋已掀倒，幾個兇惡悻悻亂嚷，好生惶愧，只得送祖師出門。道副乃對向老說道：「小僧見你這二子二婦惡生有因。方才見他行兇，沒奈何聊施道術，定住他身，卻難造次開豁他心。若不解了這術，便是終年他身也不得動一步。」向老道：「這等忤逆子媳，便送了他也當。」道副笑道：「我師尊以演化為心，度脫眾生為事，怎肯行霸道剿滅不善之人？你進屋叫他回心轉意，便活得心，動得足。」乃在向老手心中，用指畫了一個「順」字，叫向老莫開拳，只叫他可恭敬二親，皈依三寶，他如應允，把拳一開，包他定身即解。向老依言，送師徒出路回寺，他卻進門，只見二子尚立地不能展足，二婦猶然癡呆似醉。向老乃問道：「你們今後回心轉意，不作兇惡地麼？我請高僧吃齋，你卻破他戒，又行兇打出堂屋，是何道理？你哪知高僧有道能法，定住汝等身體。方才說看我面情，不遣陰兵剿你。你如何回心，還有法救；若是不轉意，便定住你直到終身。」二子聽得，慌懼答道：「依你回心轉意。」向老聽了他這一句，也不再問他如何回心，如何轉意，把平日兇惡事情如何改省，便把拳頭一開，只見二子二婦即時活動，依舊嚷罵起來，且說道：「好了，這幾個和尚去了。」正鬧吵間，只見屋外走進一個人來，卻是二子母舅，見向尚正一家鬧吵，他卻不行解勸，也幫著向古、向今二子毀罵向老，氣得個老者往門外走去。後有人說：「人家遇著這忤逆冤愆，當察其根由。有根由自父母使來的，能有幾個似大舜聖人，孝順賢睦。說道：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我身從何處生來，雖父母偏心，故意難我，到了個撻之流血，更要起敬孝，只等父母悔心。若是那不明白道理的，或為錢財，傷侮父母；或溺愛妻子，不敬父母；或好勇鬥狠，以累父母；或因偏心弟兄姊妹，怨對父母；或為自身口腹，欺騙父母；或為酒色邪非，不聽父母教訓，違背父母；或起坐顏色，傲慢父母。天下的道理古怪蹺蹺，這等惡業便生出無端的禍害。那為錢財傷侮父母的，貧苦斷然在後；溺愛妻子、不敬父母的，不作鼓盆鰥夫，定招責難逆子；那好鬥與怨對父母偏心的，越使父母嫌惡，致入法網，蹈罪不赦；為口腹欺騙父母的，多生病，食不下咽；那不聽父母教訓的，為非多犯，王法不饒。還有一等，過於和睦，父立子坐，為他事遷怒，見父母顏色尤厲，不即改容和悅。這一件道理不明，使父母心情不快。一或致父母不快中生出災疾來。這段根因，為惡不小。這皆是為人子的，愛己身不孝養的過惡。」後有勸人警省，如清溪道人五言四句詩說得好：

父母我前身，我身父母后。
欲肥我後身，安把前身瘦。

卻說祖師同三個徒弟，回到萬聖寺中，眾僧接著，道副把請齋未吃，向家子婦兇惡的事，說與方丈僧人，甚責二子不孝之罪。眾僧說道：「向古弟兄不孝，理法難容。只是其父有以使然，事無足怪。」道副道：「其父何以使他不孝？」僧人答道：「向尚正這二子，乃前妻所生。只因前妻棄世，續娶後室。婆媳不睦，生出這一種冤孽。」道副道：「此情果是其實在父，為子的也當委曲和順。」僧人道：「二子兩婦，當後母未娶之先，卻也極孝。如今兇惡異常，親鄰勸解，官法警戒，都反做仇。」道副道：「我師尊以度化前行，見此逆理亂常，必須要降伏了他兇惡根因，消除了這忤逆業障。」僧人道：「比如師父要勸解他父子，還當在哪個身上究正？」道副道：「於理法只當究子正媳。」僧人道：「有何理法究正？」道副道：「子不順親，法所不赦。何必論父母有不是使然？只就他不得親心，便該罪死。若論以理究正，便是生母棄世，父續後母，人子有八母之義，安可不循義孝敬？縱遇著妒惡不賢，專在這為子的感格。若是子有一片孝敬真誠，蹈湯赴火不辭，那為父的娶了後妻，難道忘前，不顧其子？子再孝敬不違，這其中便積出無量福祉，家門自生吉慶。若是子不明理，怨父繼娶，再加繼娶妒惡，或生有己子溺愛，或唆使父子不和，或姑媳不相親愛，再加不賢媳婦對公怨婆，丈夫易聽，或帶前夫之子，侵克後夫財產，為子的正當合忍遜順，更加和顏喜色，親愛過於平常。乃若理法不明，多起忤逆，子媳無鈐治長上之權，卻有干犯違拂之事。人倫既逆，家道豈昌？所以還當究正於子。」道副與僧人正講論一派道理，只見向尚正老官長來到方丈，先稽首聖像，隨稽首祖師，後謝罪三位高僧，說道：「老拙正為家門不幸，出了這頑子惡媳，衝撞列位師父，罪過萬千，求聖師慈悲開赦，仍求度托。但不知這種冤愆可得消釋？」祖師只是不言，合掌道一句「善哉」。向老再三哀求，祖師但云：「問吾弟子。」向老只得請求道副師解化。道副乃對向老說道：「老檀越，你這事情莫怪其異，實有根因。當初你先室棄世，身既有二子佳媳，正當因其孝以正其倫，誰教你斷弦再續？世間斷弦再續的，第一無有子嗣，只得娶一繼妻為傳代計。或中饋乏人，房櫳缺侍，不得已尋一個鋪牀疊被之婦。你豈不知續娶情苦，補房事難，守義賢夫良婦，寧甘艱寡。」向老答道：「師父，你出家人哪知我俗家閨闈中情苦！當初前妻在，中饋有人，衾枕有伴，裝衣飲食有條。前妻棄去，百事關心，雖有子媳之賢，卻少閨闈之助。沒奈何尋一繼室，誰知生出這番怪異！」道副道：「老檀越，你說怪異，小僧卻說是平常事理。比如娶得繼室是個女子，你以老年納個幼婦，縱賢也知半世孤孀，不賢便生嫌忌。只這嫌忌中情節，或與老夫不合，或與子媳為仇。孝子順孫，能有幾個愛敬！人倫多從此壞。若娶個再醮，他兩夫較量，其中愛憎偏多，一旦拂意，就裡機關難測。再加前妻子媳，少有不順其心，嫌隙易生爭競。世間多少佳兒佳婦，為此更變了孝順初心，做了個不明道理匹婦匹夫，以造下逆天犯法之罪。其初原為閨闈有助，到底反成了不幸家門。愚哉，莫此為甚！」向老聽了道副之言，合掌道：「師真說的，真是慈悲方便，法門至道。老拙句句明心，言言合我。只是事已到此，悔交遲矣。求示一個解救功德，把子媳仍復善良，不再兇惡。便是這繼娶的，也叫她安常處順，使老拙免得氣惱，除去病根。」道副乃向祖師合掌長跪，道：「望乞吾師大垂側隱。」祖師閉目坐久，聞得徒弟悻悻之言，開眸又見向老亦拜求度脫。乃說了四言四句偈語。說道：

續弦續弦，勿聽其言。
無傷子婦，親友宜賢。

向老聽了祖師偈語，如鏡照衡平，陡然心地朗徹，氣宇和平，憂容變作喜色，病體頓復精強，謝了祖師師徒，辭別眾僧，到得家內。只見二子二媳與那外來的人，氣尚不平，惡狠狠的問道：「老沒正經與和尚議論我等不孝，那和尚不是執法官府，訴冤究罪我等。」向老嘻嘻笑道：「這和尚卻不是平常僧眾，乃是國叔聖僧，有緣震旦國中，欲東行演化，度脫有情眾生。方才我受不過你等氣惱，尋他求個解救，他師徒如此如彼講論了一番，總說是不明道理，做了個聽信繼娶之言，傷害了前妻子媳。我想那高僧四句偈語更是明切，他道一末句說『親友宜賢』。我想人家親友賢德，也勸解幾分。比如繼娶的有人唆使，致生嫌隙。再加丈夫聽信讒言，果是把孝順子媳多有變作忤逆兒郎。我如今聽了高僧之言，便解了我平日之忿。」向老說罷，往屋內飛走。只聽得在內聲聲叫繼娶妻室：「好生和睦人家父子，安靜老幼家門。」這二子聽得，乃對舅氏說道：「這等看來，方才是我二人無禮，也不曾聽那和尚們說些甚話，便造次打出來。若據我父方才言語，果是高僧。我二人合當去寺中探望，也求個方便解脫。」舅氏也道：「我既是親戚，須問個如何是賢。」只見兩婦說道：「我方才不當暗置葷腥，破了僧戒，罪孽怎消？也當去懺悔。」一時各生歡喜，到得萬聖寺來。卻說寺中眾僧，見祖師師徒演化普度有情，不講禪機微妙梵語，專講人倫善惡根因。也有向道的，執經問難，祖師句句開發其疑。也有隨喜的，就事論事，徒眾宗宗指明善惡。這方丈眾僧便設個道場，請祖師登座演說上乘法寶。祖師道：「何必費此

一番唇舌勞擾，滿眼空花。鑿懸堂廡，往來任緣，照人無私，彼此隨覺。」祖師說罷，眾僧依言靜聽。當時四方善男信女，卻也隨喜甚眾。只見向古、向今同著舅氏，入得寺門，見了祖師跏趺坐於殿側，眾弟子侍立兩旁，他三人便稽首師前，拜謝前非。祖師只是袖手，笑容不答。向古又參禮三位高僧，彼此各各相答。只見向古開口說道：「師父，我方早輕妄觸犯，罪過萬千。師父們有所不知，只因我父喪了前母，繼娶這後母，甚不是賢，搬唆是非，惑亂我父，計害子，凌賤二媳，還有說不盡的不仁不義之處。以致我二子氣忿不過，也顧不得違了些人倫道理。」道副答道：「善人，莫要傷害了綱常倫理，造下了逆天罪孽。三父八母之義要知，五倫一孝居先為重。豈不知舜帝事親，呼號大泣；文王大聖，視膳問安。二位善人，你當盡子道，莫要傷了二親。若是傷了親心，王法自是不容，幽冥豈無鬼責！」向今便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出家人只曉得說現成美語，那舜帝文王，都是聖人天心。我們凡夫俗子，度量窄狹，父母既偏心，不念我等是他前妻遺愛，我等難道甘受這後娶的欺凌！一時衝撞些兒，他便百般唆害。其實含忍不過，以致如此。」尼總持聽了道：「善人，你二位為親某蹈不孝，小僧為報恩出家，只說如今事勢到此，你要一家和睦、昌盛為好，還是要一家吵鬧禍害為好？」向今道：「我等豈不願一家和睦昌盛，只是他為父母的心腸偏狹不好。」尼總持笑道：「善人差矣！不必論如今彼此成隙，只說你母棄世之後，子媳若孝，仿那問安視膳的心情，莫使你父憂中饋之無人，房闈食息之無托，他便也不思續娶，以忘前姻之好。只因子無問視心情，便起了續弦之意。」向今又說道：「不欺師父，我弟兄從來也孝，誰叫他娶了這繼母不賢，唆使一家不睦？」尼總持道：「且問善人，你父繼娶她入門時，難道她便起個不賢的心腸，唆使你父子？她初見你二子二媳，何等愛厚，必是你們存了一個晚繼心腸，不使出個孝敬實意。古人說得好：親娘為兒搔禿，血流滿面，人見了說愛之也。若是晚娘，人便說妒。看這根因，還是善人弟兄不看她始初入你門待子媳之意，嫌以生嫌，隙以生隙，浸淫以至於此。依小僧之言，回家乘你老父悔心，急行順母孝道，你母若不回心轉意，報應卻又在她也。」向古、向今聽了拜謝。

尼總持只見那舅氏在旁笑道：「師父說我甥，叫他盡卻子道是矣，你却不知這婦心情惡毒，連我也欺。」道副乃問：「善人是誰？」其人答道：「吾向古舅也。」道副笑道：「我師偈語末句，正為善人發，說『親友宜賢』。人家遇此事，消禍起禍，都在這一種根因。若是親友賢，自勸解中生許多方便，方便不獨一家安其陰功，於親友亦不小。若是親友不賢，唆使成仇，不獨一家受害，他自身也難必善後。萬一被唆使的看破，這仇恨又不了。」舅氏聽了，便點首說：「師父真是度脫我等。」三人贊歎出寺而去。方出寺門，只見許多婦女，口念著阿彌，手內捧著香帛，見了他三人，乃立著問道：「東度聖僧可容婦女瞻拜？」向古答道：「瞻拜得。」卻是哪方婦女，下回自曉。